

□张向阳

《哪吒2》的爆火,让很多人对讲述哪吒故事的《封神演义》产生了兴趣。这部家喻户晓的古典玄幻小说中,姜子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,他的传说和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,如“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”,以及他在渭水边垂钓被姬昌发现的传奇经历等。姜子牙,即姜尚,民间俗称姜太公,作为西周开国元勋,姜子牙是周文王倾商、武王克殷的谋主,在牧野之战中立下首功。战后因功受封于齐,到淄博打卡上班,建都于营丘,成为齐国始祖,齐文化的奠基者。齐国坐落于海岱之间的黄河冲积平原上,在这块土地上姜太公依水建都,奠定齐国数百年基业。

鲁北平原上的淄博高青县,壮阔的黄河在此流淌近百里,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,在河之畔,一望无际的绿色让人心旷神怡。距离黄河十多公里的花沟镇陈庄遗址博物馆,就被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太公封地“营丘古城”。

这个遗址虽少为人知,可并不简单,它名列“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,是山东唯一一处西周早期城址,对于研究齐国早期文化有重要的价值。2003年秋天,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,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调查时发现了这个遗址。为了保护宝贵的文化遗址,南水北调工程对原定建设路线作出了调整,可见其不同凡响的历史价值。

齐国作为西周初年在山东分封的重要诸侯国,寻找其始封地营丘的具体位置一直是考古界梦寐以求的目标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对于齐国的考古发掘中始终未发现属于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,直到陈庄遗址的重见天日,才解开这个谜团。

经过发掘,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处距今3000年的西周早期城址,其年代延续至战国时期。陈庄遗址总面积50多万平方米,遗址中的城址占地4万平方米。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,包括灰坑、窖穴、房基、道路、水井等遗迹,以及祭坛、甲字形墓葬、马坑、车马坑等,彰显出浓厚的贵族氛围。引人注目的是,城内核心区域有三处规模宏大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,经检测,基址时代为西周早期,与城址大体同时,推测其为城址使用时期的大型宫殿基址。其城址与我国古代都城的布局非常相似,诸多遗迹描绘出了西周早期古城的生动图景。因而有些学者认为,这里很可能就是姜太公所建齐国的第一座都城——营丘。

陈庄遗址创下多个“第一”,不但首次发现



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(资料片)

山东西周早期城址,还首次发现西周的贵族墓葬和祭坛、首次发现西周早期的刻辞卜甲。这里出土一批带有铭文的高规格青铜器,其中首次发现一组带有“齐公”铭文的青铜器尤为珍贵,像“丰启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”等。有专家认为铜器上的铭文与姜太公有直接联系,铭文中“齐公”指的应是齐国始祖——“姜太公”,这成为解读齐国历史、探寻姜子牙事迹的重要线索。这也是国内首次从考古角度,让姜太公走出神话,走进现实,为陈庄西周城址是姜太公所建齐国初都营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。

此外,这里还出土一件引簋,簋的主人叫引,内铸铭文八行75字,记录了周天子册命引管理齐国军队,更明确显示了周王对封国的控制。大意是:“正月壬申日,周王召见了引,引到周太室。周王这样说:‘引,我曾经任命你继承你先祖的职位,统领齐国军队。现在我重申此命令,并赏赐你一把彤弓、彤矢百发、四匹马,望你恪尽职守,不要有败绩。’引叩拜,感谢王的赏赐,铭记王的恩赏。引用追击敌军缴获的兵器,铸成纪念先祖幽公的簋器,子子孙孙代用之。”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认为,周夷王烹杀齐哀公最符合铭文的时代背景,“引”很可能是周夷王派到齐国的王朝大将,并且是世代为官的贵族。

根据历史记载,在周夷王时期,齐哀公因为纪国君主进献谗言,被周天子烹杀。齐哀公被杀后,周天子立的是齐哀公的异母弟齐胡公,而不是同母弟。通过周天子赐予引彤弓和彤矢来看,引很受器重。专家分析,引极有可能来自鲁国,周天子认为引同为姬姓后裔,且齐胡公被立,国内民心不归,就让引掌握齐国兵权,达到控制齐国政局之目的。这表明当时周天子具有相当的军事和政治优势,对诸侯仍有很强的掌控力度。

趁着大好春光,不少游人来此漫步打卡,探古访幽。熏风南来,绿意盎然,大河滔滔。3000年前齐国在此发端,追溯姜太公的足迹,古老的陈庄遗址再现齐国的辉煌,黄河之水浇灌着这片土地,哺育出悠久的齐文化,留下悠然的齐风古韵。

□赵博文

黄河不仅是奔涌的江河,更是流淌的诗行。千百年来,诗人以笔墨为舟,在波涛中打撈起农耕、祭祀、节庆与治水的民俗记忆。从王之涣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的壮阔,到李白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豪迈,诗词既是自然景观的赞歌,更是民间生活的镜像。这些诗行如河床淤沙,沉积着先民观天察地的智慧、人神对话的敬畏,以及治水兴农的坚韧,最终汇成中华文明的精神长河。

当春风吹绿黄河两岸,诗人们笔下的农耕图景便如画卷般展开。唐代高适《自淇涉黄河途中作》(其七)开篇即道:“川上常极目,世情今已闲。”而后话锋一转,聚焦农事:“蚕农有时节,田野无闲人。”前句的悠然远眺与后句的繁忙景象形成鲜明对比,将黄河儿女“靠天吃饭”的生存智慧浓缩在十个字中。

宋代陈师道的《河上》则用更细腻的笔触记录农时:“背水连渔屋,横河架石梁。”在描绘黄河支流水畔的渔家生活后,忽然以“鸟语催春事”点破时节奥秘。前句的静物写生与后句的动态生机相映成趣,恰似农人观天察地的智慧结晶。

渔猎文明在诗词中同样鲜活可触。元好问《水调歌头·赋三门津》开篇写黄河天险:“黄河九天上,人鬼瞰重关。”而在惊心动魄的浪涛描写后,笔锋忽转:“不用燃犀下照,未必欲飞强射,有力障狂澜。”这三句以典故暗喻渔猎,与后文“唤取骑鲸客,挝鼓过银山”的豪情相呼应,展现黄河儿女与激流博弈的生存勇气。

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脐带,奔腾不息的流水不仅浇灌出最早的农耕文明,更在精神层面构筑起民族的集体想象。当先民目睹黄河“怀山襄陵”的伟力(《尚书·尧典》),既惊惧于洪涛吞噬田舍的暴烈,又感激其淤土滋养五谷的恩泽,这种矛盾情感催生出独特的神格化进程,滔滔浊浪最终升华为护佑农耕、执掌丰歉的信仰图腾。

除此之外,由于其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,黄河也在诗词中扮演着神话载体的角色。李商隐《海客》中“海客乘槎上紫氛,星娥罢织一相闻”,明写海上仙槎,暗扣黄河通天的古老传说。后文“只应不惮牵牛妒,聊用支机石赠君”,将黄河源头的想象与爱情传说巧妙缝合。

黄河诗词中的这些吉光片羽,恰似河床上的层层淤沙,沉积着先民的生活智慧。当我们重读“黄河落天走东海,万里写入胸怀间”时,触摸的不仅是文字韵律,更是一个民族在岁月长河中刻下的文明年轮。

诗行里的黄河文化图景



主办单位: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: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征文投稿邮箱:
qlwbfnjzg@qq.com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齐鲁晚报

低碳生活

绿建未来

